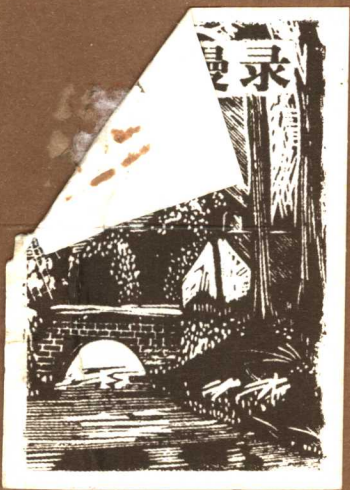




邓云乡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邓云乡集】

云乡漫录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乡漫录/邓云乡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邓云乡集)

ISBN 7-5434-5454-8

I. 云... II. 邓... III. 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733 号

——邓云乡集——

云乡漫录

作 者: 邓云乡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编辑: 王湜华

责任编辑: 王亚民 孟保青

封面设计: 张志伟 李关栋

出 版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排 版: 保定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311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454-8/K · 261

定 价: 21.2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8641274

邮购地址:050061,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老北京的四合院	(1)
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	(12)
中国民居清话	(44)
茶梦	(51)
香烟与香烟画片	(59)
字轴与苏裱	(69)
“倒打抓髻”	(72)
关于晋帮商人答客问	(75)
知堂座上说“风俗”	(90)
梁实秋文注趣	(97)
阴历年·中医·简体字	(107)
百年“商务”三题	(111)
合众图书馆	(117)
香港大学	(119)
新亚书院与中文大学	(122)
吐露港的春秋	(125)
清代中州文士	(128)
清代河北学人	(137)

南书房行走	(148)
苏州状元谱	(152)
“末代状元”补充	(165)
八股文之谜	(168)
“破题”和“画○”	(171)
吾乡先贤	(175)
曹雪芹与惠红豆	(188)
抄家情节	(191)
抄家清单	(200)
清代各种查抄	(205)
顾颉刚大名访古	(211)
有关芥川龙之介	(215)
《中国文化》与胡适分数单	(219)
胡适与王小航	(222)
赵元任与汉语拼音	(229)
唐德刚的打油诗	(232)
钱玄同手札	(235)
林琴南文学艺术	(238)
“小处不可随便”与“雅”	(256)
酒与文人	(259)
思旧谈雅	(262)
绮园古藤	(265)
“七夕”书感	(268)
“元配夫人”的韧性	(272)
京剧谈“趣”	(275)
国学琐谈	(278)

大观园二题	(284)
民俗秋窗答问	(289)
世纪文化反思	(361)

老北京的四合院

四合院之好，在于它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房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走出房门，顶天立地；四顾环绕，中间舒展：廊栏曲折，有露有藏。如果条件好，几个四合院连在一起，那除去合之外，又多了一个深字。“庭院深深深几许”、“一场秋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这样纯中国式的诗境，其感人深处，是和古老的四合院建筑分不开的。

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合，贵在其敞。合便于保存自我的天地；敞则更容易观赏广阔的空间，视野更大，无坐井观天之弊。这样的居住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一方面是不干扰别人，自然也不愿别人干扰。二方面很敞快、较达观、不拘谨、较坦然，但也缺少竞争性，自然也不斤斤计较。三方面对自然界很敏感，对春夏秋冬岁时变化有深厚情致。让我们先来看看四合院的春、夏、秋、冬。

冬至过了是腊八，四合院春的消息已经开始萌动了。过了二十三，离年剩七天……在腊尽春回之际，四合院中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光了，最先是围绕着年的点缀。以半世纪前的具体时代来说吧。老式人家还要贴春联，而新式人家或客居的半新式人家，春联一般都免了。但都要打扫房子，重新糊窗户。打扫房屋如果说雅言叫掸尘，北京人说话讲究忌讳，大年下的，什么打呀，扫

呀，说着不雅驯，因而也总叫掸尘了。四合院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首先给人以万象一新之感。

可就在这样明媚的春光中，中午前后，忽听得院子里拍打一声，什么东西一响，啊——起风了，“不刮春风地不开，不刮秋风子不来。”北京的大风常常由正月里刮起，直刮到杨柳树发了芽，桃李树开了花。四合院中是不栽杨柳树的。但桃树、李树可能有。而最多的则是丁香树、海棠树，这是点缀四合院春光的使者。

春节也就是北京四合院中人们说的过年，由冬至算起的“九九”计之，一般常“六九”前后，已过“三九”严寒的高峰，天气渐渐回暖，四合院墙阴的积雪渐渐化了，檐前挂着晶莹的“檐溜”，一滴一滴的水滴下来……虽然忙年的人们，无暇顾及四合院中气候的变化，但春的脚步一天天地更近了。

春节到了，拜年的人一进垂花门，北屋的大奶奶隔着窗户早已望见了。连忙一掀帘子出来迎接。簇新蓝布大褂，绣花缎子骆驼棉鞋，鬓上插一朵红绒喜字，那身影从帘子边上一闪，那光芒已照满整个四合院，融化在一片乐声笑语中了……

不必多写，只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就可以概括四合院春之施丽了。

北京春天多风，但上午天气总是好的。暖日暄晴，春云浮荡，站在小小的四合院中，背抄着手，仰头眺望鸽子起盘，飞到东，看到东，飞到南，看到南……鸽群绕着四合院上空飞，一派葫芦声在晴空上响着，主人悠闲地四面看着，这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散文诗。

丽日当窗，你在室中正埋头做着你的工作，听得窗根下面“嗡嗡……”地响着，是什么呢？谁家的孩子正在院子抖着从厂甸新买来的空竹。这又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小诗。

北京的长夏，天气酷热。现在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不能不借助现代的科学发明如电风扇、空调、电冰箱等等玩艺消暑降温，可当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这些玩艺全都没有，但在四合院里消暑度假，却比现代在用先进的技术制造的低温更适合人体的自然条件，更舒服也更充满凉意，令人神往不置。

四合院里的人们怎样消暑度夏呢？简言之就是冷布糊窗、竹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荫屋，再加上冰盏声声，蝉鸣阵阵，午梦初回，闲情似水，这便是一首夏之歌了。

冷布糊窗，是不管大小四合院，不管贫家富户，最起码的消暑措施。冷布名布而非布，非纱而似纱。这是京南各县，用木机织的一种窗纱，单股细土纱，织成孔距约两三毫米大的纱布，再上绿色浆或本色浆。干后烫平，十分挺滑，用来当窗纱糊窗，比西式铁丝纱以及近年的塑料尼龙纱，纱孔要大一倍多，因而极为透风爽朗。

老式四合院房屋窗户都是木制的，最考究的有三层。最外护窗，就是块木板，可以卸下装上，冬春之交可挡寒风灰沙，不过一般院子没有。二是竖长方格交错成纹的窗户，夏天可以支或吊起。三是大方格窗，是夏天糊冷布及卷窗的，俗曰“纱屉子”。入夏之后，把外面或里面窗吊起，把纱屉子的旧纸旧纱扯去，糊上碧绿的新冷布，雪白的东昌纸作的新卷窗，不但屋始洞然，而且空气畅通，清风徐来，爽朗宜人了。乾隆时前因居士《日下新讴》有风俗竹枝云：“庭院曦阳架席遮，卷窗冷布亮于纱；曼声□（原缺）响珠堪听，向晚门前唤卖花。”这诗第一句说“天棚”，第二句便说冷布糊窗。诗后有小注云：“纸窗中间，亦必开空数棧，以通风气。另糊冷布以隔飞蝇，冷布之外加幅纸，纸端横施一挺，昼则卷起，夜则放下，名为‘卷窗’。”

糊冷布最便宜，因而一般贫寒家也有力于此。只是冷布不坚固，一夏过后，到豆叶黄、秋风凉的时候，日晒、风吹、雨打，差不多也破了。好在价钱便宜，明年再糊新的。在窗户上糊冷布、糊卷窗的同时，房门上都要挂竹帘子了。竹帘子考究起来是无穷无尽的，“珠帘暮卷西山雨”，穿珠为帘，固然珍贵，但一般琉璃珠帘，也值不了多少钱。倒是好的竹帘，十分高贵，如《红楼梦》中说的虾米须帘、湘妃竹帘、以及朱漆竹帘等等，都是贵戚之家的用品。一般人家，挂一副细竹皮篾片帘子就很不错了。隔着竹帘，闲望院中的日影，带露水的花木，雨中的撑伞人；晚间上灯之后，坐在黑黝黝的院中乘凉，望着室中灯下朦胧的人影，都是很有诗意的。北京人住惯四合院，喜爱竹帘子，去夏回京，见不少搬进高层楼宇中居住的人，也在房门口挂上竹帘子，只有这点传统的习惯，留下一点四合院的梦痕吧。

四合院消暑，搭个天棚是十分理想的。尤其是北京旧时天棚，工艺最巧妙。不过搭天棚比较费钱，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办到。旧时形容北京四合院夏日风光的顺口溜道：“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在清代，起码也得是个七品小京官，或者是一个粮店的大掌柜的才能办得到，一般人谈何容易呢？

搭天棚要用四种材料：好芦席、杉篙、小竹竿、粗细麻绳，这些东西不是搭天棚的人家买的，而是租赁的。北京过去有一种买卖，叫“棚铺”，东南西北城都有，是很大的生意。它们营业范围有两大项，一是包搭红白喜事棚，结婚、办寿、大出丧，都要搭棚招待宾客。二是搭天棚，年年夏天的固定生意，它们备有许多芦席等生财，替顾主包搭天棚，包搭包拆，秋后算账。年年有固定的主顾，到时来搭，到时来拆，绝不会有误，这是旧时北京生活中的朴实、诚恳、方便的一例。

北京搭天棚的工人叫棚匠，是专门的行业。心灵手巧，身体矫健，一手抱一根三丈长的杉篙，一手攀高，爬个十丈八丈不稀奇，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把式，因而北京搭天棚，可以说是天下绝技。北京旧时搭天棚，上至皇宫内院，下到寻常百姓人家（当然是有点财力的）。清末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去日本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换约正是农历四月末，已入夏季，那拉氏在颐和园传棚匠搭天棚，京中市间传一讽刺联云：“台湾省已归日本，乐寿堂传搭天棚。”这是一个有名的天棚掌故。故宫当年也搭天棚。道光《养正斋诗集》中就专有写宫中天棚的事。诗云：

消夏凉棚好，浑忘烈日烘。

名花罗砌下，斜荫幕堂东。

偶卷仍留露，凭高不碍风。

自无烦暑至，飒爽畅心中。

凌高神结构，平敞蔽清虚。

纳爽延高下，当炎任卷舒。

花香仍入户，日影勿侵除。

得阴宜趺坐，南风晚度徐。

诗并不好，但把天棚消暑的特征都说到了。不过这个人们还容易理解，因为是皇宫。而当年监狱中也要搭天棚，则是人们很难想到的。康熙、雍正时诗人查慎行因其弟文字狱案，投刑部狱，《敬业堂诗续集》中有《诣狱集》一卷，有首五古“凉棚吟”就是在刑部狱中感谢刑部主事为他系所搭天棚写的。有几句写搭天棚的话，不妨摘引，以见实况。

谓当设凉棚，雇值约五千。展开积秽土，料节日用钱。

列木十数株，交加竹作椽。芦帘分草檐，补缀绳寸联。转盼结构成，轩豁开虫天。

这几句文词古奥，但说的都是实情。四合院搭天棚，能障烈日却又爽朗，一是高，一般院中天棚棚顶比北屋屋檐还要高出三四尺，所以障烈日而不挡好风；而且顶上席子是活的，可从下面用绳一抽卷起来，露出青天。在夏夜，坐在天棚下，把棚顶芦席卷起，眺望一下星斗，分外有神秘飘渺之感。

天棚不但四合院中可搭，高楼房同样可以搭。协和医院重檐飞起，夏天照样搭四五层楼高的天棚，可张可阖，叹为观止，真有公输般之巧。一九八二年夏天到协和医院看望谢国桢老师，见西门也搭着天棚，又矮又笨，十分简陋，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北京搭天棚的技艺，今天的确已成为“广陵散”了。

与天棚同样重要的消暑工具，是冰桶。大四合院的大北屋，炎暑流金的盛夏，院里搭着大天棚，当地八仙桌前放着大冰桶。明亮的红色广漆和黄铜箍的大冰桶闪光耀眼，内中放上一大块冒着白气的亮晶晶的冰，便满室生凉，暑意全消矣。即光绪时词人严缙生所谓“三钱买得水晶山”也。

小户人家住在小四合院东西厢房中，搭不起天棚也没有广漆大冰桶，怎么办呢？窗户糊上了新冷布，房门口挂上竹帘子，铺板上铺上凉席，房檐上挂个大苇帘子，太阳过来放下来，也凉阴阴的。桌上摆个大绿釉子瓦盆，买上一大块天然冰，冰上小半盆绿豆汤，所费无几。休息的日子，下午一觉醒来，躺在铺上朦胧睡眼，听知了声，听胡同口的冰盏声，听卖西瓜的歌声……这部四合院消暑乐章也可以抵得上“香格里拉”了。

除此之外，还有余韵。北京伏天雨水多，而且多是雷阵雨，下午西北天边风雷起，霎时间乌云滚滚黑漫漫，瓢泼大雨来了，打的屋瓦乱响，院中水花四溅……但一会儿工夫，雨过天晴。院中积水很快从阴沟流走了，满院飞舞着轻盈的蜻蜓，檐头瓦垄中还滴着水点，而东屋房脊上已一片蓝天，挂着美丽的虹了。

搬个小板凳，到院中坐坐，芭蕉叶有意无意地扇着，这时还有什么暑意呢？

而仲夏刚过，一阵好雨，一阵凉风，那忽焉而至的已是四合院的秋了。

四合院中秋的感觉，十分敏锐。

到上海后，每爱七八月间回京，常常住到旧历七月下旬再回江南，几乎像辛勤的候鸟一样，年年可以迎接燕山的新秋。其时在宣南还有一间小房，可以容身。虽是宿舍房子，但是平房，又是按四合院的格局盖的。中间院子、四周房子，自然不是一家一院，而是十七八家的大杂院。不过因为有院子，人们可以搬个小板凳在院乘凉，也可在窗前听雨，或坐房中，隔着竹帘望院中雨景……这样还多少有一些古老的四合院的情调。

有一年近中元节时，好雨初晴，金风乍到，精神为之一爽，忽然诗兴大发，写下了下面这样一首诗：

炎暑几日蒸，一雨新凉乍。
 劳人时梦达，听雨宣南夜。
 朝来天似洗，清风盈庭厦。
 隔帘两三花，牵牛娇如画。
 散策陋巷行，墙枣已满挂。
 居近南西门，胜地人曾写。
 古寺龙爪槐，酒家余芳舍。
 稍近枣花寺，千年过车马。
 俯仰迹皆陈，于今知者寡。
 东市起高楼，西巷余断瓦。
 倚杖立苍茫，街景亦潇洒。
 顾盼感流光，蝉鸣又一夏。

安得逢耦叟，相与说禾稼。

这就是在宣南四合院内外所感受的秋之诗情。这种境界，自己觉得很可爱，忍不住形诸咏唱，写了这首诗，寄给平伯师。他回信道：“奉手书并新著五言，得雨中幽趣，为欣。视我之闷居洋楼，不知风雨者，远胜矣。”

从平伯师的信中，可以看到，从四合院中感觉到的季节情趣、在洋楼中是感觉不到的。他现在虽然住在南沙沟高级洋房中，却也免不了怀念老君堂的古老四合院中的古槐书屋了。

秋之四合院，如从风俗故事上摄取美的镜头，那七月十五日似水的凉夜间，提着绰约的莲花灯的小姑娘，轻盈地在庭院中跳来跳去，唱着歌：“莲花灯，莲花灯，今天点了明天扔……”八月十五日夜间，月华高照，当院摆上“月宫码儿”、月饼、瓜果，红烛高烧，焚香拜月，那就又是一种风光了。

秋之四合院，除去上述者外，还有它绚烂的色彩，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现引用在后面作为资料，就不必再写了。文的题目是叫《小院》：

造化给人们以光泽和色彩，是公平的。宫阙红墙，秋风黄叶，宫廷有宫廷的绚烂秋色，百姓家也有百姓家的朴实、淡雅的秋色。在那靠城根一带，或南城南下洼子一带偏僻的小胡同中，多是低低的小三合院的房子。房子是简陋的、不是灰棚（圈板瓦、中间是青灰），便是棋盘心（四周平铺一圈板瓦，中间仍然是青灰），很少有大瓦房，开一个很小的街门。这种小院的风格，同京外各县农村中的农户差不多，正所谓“此地入城如在野”了。

小院主人如果是一位健壮的汉子，瓦匠、木匠、花把式、卖切糕的……省吃俭用，攒下几个钱，七拼八凑弄个小

院，弄三间灰棚住，也很不错。一进院门，种棵歪脖子枣树；北房山墙上，种两棵老倭瓜；屋门前种点喇叭花、指甲草、野菊花、草茉莉……总之，秋风一起，那可就热闹了，会把小院点缀得五光十色，那真是秋色可观，虽在帝京，也饶有田家风味。至于那些盛开的花花草草，喇叭花的紫花白边，指甲草的娇红带粉，野菊花的黄如金盏，草茉莉的白花红点，俗名叫做抓破脸儿，还有那“一架秋风扁豆花”淡紫色的星星点点……这都是开在夏尾，盛在秋初，点缀得陋巷人家，秋色如画了。

当然，再有精致一点的小院，这种院子不是北城的深宅大院，而大多在东、西城及南城，“四破五”的南北屋，也就是四开间的宽度，盖成三正、两耳的小五间，东西屋非常入浅，但是整个小院格局完整，建筑精细，甚至都是磨砖对缝的呢……砖墁院子，很整洁，不能乱种花草，不能乱拉南瓜藤，青瓦屋顶，整整齐齐，这个小院的秋色何在呢？北屋阶下左右花池子中，种了两株铁梗海棠，满树嘉果，粒粒都是半绿半红，喜笑颜开。南屋屋檐下，几大盆玉簪，更显其亭亭出尘，边上可能还有一两盆秋葵，淡黄的蝉翼般的花瓣，像是起舞的秋蝶。

小院秋色也在迅速的变化着，待到那方格窗棂上的绿色冷布，换成雪白的东昌纸时，那已是秋冬初了。

四合院之冬，首先在于它充满了京华式的暖意，也许有人问，暖意还分式吗？的确如此，同样暖意。情调不同，生活趣味也不同。据说欧洲有不少人家，在有水汀、空调房间里，还照样保存壁炉，生起炉火，望着熊熊的火焰来思考人事、谈笑家常……更有超越于水汀、空调之外的特殊暖意。

古老的四合院，房后面老槐树的枝桠残叶狼藉之后，冬来临

了。趁早把窗户重新糊严实，把炉子装起来，把棉门帘子挂上，准备过冬了……天再一冷，炉子生起来，大太阳照着窗户，座在炉子上的水壶扑扑地冒着热气，望着玻璃窗宽敞的院子，那样明洁。檐前麻雀咋咋地叫着，听着胡同中远远传来的叫卖声……这一小幅北京四合院的冬景，它所给你的温馨，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代替的。

四合院之冬围炉夜话，那情调足以使游子凝神，离人梦远，思妇歔歔，白头坠泪。在狂风怒吼之夜，户外滴水成冰，四合院的小屋中，炉火正红，家人好友围炉而坐，这时最好关了灯，打开炉口，让炉口的红光照在顶棚上成一个晕。这时来二斤半空儿，边吃边谈，高谈阔论也好；不吃东西，伸开两手，静听窗外呼呼风声，坐上两三个钟头也好。四十多年前，我曾经留下过一个这样的梦：和一位异性好友，对着炉子默默地坐到十一二点钟，直到她突然说道：“哎呀，该封火了！”这时我才如梦方醒，向她说声对不起，告辞出来……如今这位好友远在海峡那边，可能已有了白发了吧？

儿时趴在椅子上，一早看玻璃窗上的冰棱，是四合院之冬的另一种趣事。那一夜室中热气，凝聚在窗上的图画，每天一个样，是山，是树，是云，是人，是奔跑的马，是飞翔的鸽子……不知是什么，也不管它是什么，每天好奇地看着它，用手指画它，用舌头舔它，凉凉的，是那么好玩。现在还有谁留下这样的记忆呢……

早上爬起，撩起窗一看：啊，下雪了！对面房上的瓦垄上，突然一夜之间，一片晶莹的白色，厚厚的，似乎盖了几层最好的棉絮。满院也是厚敦敦的，白白的……在未踩第一个脚印之前，小小的院落浑然一体，等到大人们起来，自然要扫雪了，先扫开一条路，或是扫在一起堆起来。如果有几个孩子，自然也堆雪

人了。

雪晨外眺，庭院银装，也许雪继续下着，也许雪霁天晴了。

鹅毛大雪，继续纷纷扬扬地下着。四合院的天空，一片铅灰色冻云压住四檐，闪耀着点点晶莹雪花。在暖融融的房中，听着雪花洒在纸窗上的声音，是特殊的乐章。如果晴了，红日照在窗上，照在雪上，闪得人睁不开眼，那四合院是另一风光——但不要以为晴天比雪天暖和，“风前暖，雪后寒”，这是北京老年人的口头语。那冷可真够呛，干冷干冷的。

白雪妆点了北京四合院，那风光，那情趣，那梦境……年年元旦前，收到一些祝贺圣诞、祝贺新年的画片，常见到大雪覆盖的圣诞小木屋图景，却没有见过一幅雪中四合院的图画，常常为此而引起乡愁。

如果用极少的词语来概括四合院的四时，我苦心孤诣地想了这样四句：冬情素淡而和暖，春梦浑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